

△为在书法界倡导健康的书法批评风气，营造良好的书法批评氛围，打造当代高端品质的书法批评平台，为中国当代书坛最有潜质的青年俊彦提供强劲的艺术创作助力，由《中国书法报》《中国书法》杂志、当代书法篆刻院联合主办的“批评之爱·名家面对面：当代中国书坛青年俊彦作品品鉴会”第一回活动，于6月28日在当代书法篆刻院书法展馆举行。

本次活动自今年5月初在全国范围内向青年书家征稿，得到书法界同仁的密切关注，并得到了各实力派青年书家的积极响应。在本次活动正式开始之前，经过本次活动学术委员会专家严选细审，计有5位青年书家获得参会的正式资格，这5位青年书家分别是：陈克年、倪和军、曾锦溪、曹端阳、费胤斌(篆刻)。本次活动的主题即是邀请南北书法界的专家对这5位青年书家的近作展开全方位的书法批评。

出席本次活动的书法界专家暨批评家有：刘洪彪、刘恒、李刚田、李世俊、刘一闻、朱培尔、张继、王学岭、刘宗超、张建才等，由著名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刘恒担任学术主持人。本次活动在学术主持人刘恒先生的引导下，先由5位青年书家各自陈述了个人的书法创作体会及审美追求，以期令各莅会书法专家对此5人的艺术理念有所了解。在5位青年书家简短发言后，莅会的各书法界专家针对5位参评青年书家的具体作品展开了直言不讳的品评。

△墨墨当随时代，艺术服务生活。由中国文联、中国书协、江西省文联、江苏省文联、河北省文联共同主办，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、江西省书协、江苏省书协、河北省书协承办的“中国精神·中国梦—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书法作品主题创作暨全国基层巡展”活动于7月16日将在江西省文联拉开帷幕。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活动组委会在综合考察来稿作品、个人公益事迹、艺术成就等多方面因素后，最终确定了重庆书法家胡正好等八十余位作者参加本次巡展活动。

本次活动注重公益性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，要求入选作者热心公益，甘于奉献，德艺双馨。在公益事迹及艺术成绩突出的同时，注重基层书法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能力。这些作者都是经过各单位推荐和资格审查，均为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书法工作者。入选作品集体现了书法创作者书法技艺与创作内容相结合、传统书法艺术与时代表点相融合、思想性与创新性相配合的特色。

本次活动采取网展加落地展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系列网展将持续至7月29日。落地展览将于7月16日—19日在江西省文联一楼展厅举办，7月24日—28日还将在九江市展览馆展出。

来一个补充发言

●杨祖栉

●简斋闲语

“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”已落幕一个月，但其后续影响力还在。近日，笔者在两次篆刻公益讲座时发现，有不少同学仍在围绕展览的有关问题提问，有的说，是因为“篆刻展”让他了解了篆刻，走进了课堂，激发了学习篆刻的兴趣；有的说，这是一个有温度、有态度的展览。的确，此届展览无论从策划、组织、操作与管理上都是有着开创性、示范性的，尤其是上海市协官方微信平台的跟踪报道和专题推送，方便了观众学习、理解、欣赏篆刻艺术。

还有的同学问：上海的篆刻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？笔者说：位居前列。同学笑了，一会边上的几位也笑了。还有位同学说，他认真拜读了“上海市首届篆刻艺术展论坛纪要”得出“三个很”：很认真，很幽默，很故事。让笔者难以琢磨，这是表扬？还是批评呢？当日“论坛”笔者也参加了，而且，在认真地聆听中思考着自己轮到发言的时候讲点什么。不过，那天有点遗憾，由于时间关系，笔者与三位好友都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。会毕，在与三位好友闲聊时，让笔者感动了，他们异口同声提出：上海中青年篆刻作者亟需一种“忧患意识”。于是，产生了写此篇拙文的念头，也算一次补充发言吧！

既然是“发言”，还是围绕“论坛”的四个话题展开，以免跑题。

关于上海篆刻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篆刻队伍现状问题。在论坛中，有的对此已作了分析，笔者不在此重复。但笔者对上海篆刻有着“半壁江山”之说还是有其分歧的，谓之“半壁江山”应该有个时间概念，正如人发言：那是二十年前吧？“我们有老一辈的篆刻家在，这个口号还可以喊响，但我们下一辈能不能做到全国领先，这是有疑惑的。”如果当下与浙江、江苏、河南、山东等地比较，尤其是45岁以下的作者算，不容乐观。目前，在设有绝对检验“智力”的情况下，“国展”算是一个比较好的“硬杠杠”了。有外地朋友曾对笔者说，上海的青年作者很幸运，有那么多的“名家”在身边，为什么还是显得那样朝气不足？篆刻家的心态对于其篆刻艺术的创作是致命的，缺少“冲劲”可能就很有大的“突围”。浙江书协篆刻委员会主任蔡毅在发言中说：“前三届全国篆刻展的时候上海的实力是很强的，但到后面几届，人数慢一年不如一年。从另外一个侧面讲，可能上海的后继人才也慢慢有点断层的样子，近两年，上海才又开始恢复起来。”我们当前能够听到这样中肯的话是幸运的，但“恢复”是需要时间的，更需要配套的机制。

关于上海篆刻作品的风格与审美取向问题。上海作者的生存环境决定其作品的风格与审美取向，由于受到“海派文化”那种开放性、多元性、创造性的影响，上海篆刻作者也时常在调整着自己的审美取向。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师承的影响，在上海作者中“单枪匹马”的中青年作者很少，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师承的影响。少校兄在发言中说，上海篆刻“相对老实”。好听一点也叫“非常稳重”，一种“区域文化”的体现。还有一种表述是：上海崇尚的是一种优美，兄弟崇尚的是一种壮美。相对而言，外地作者比较注意书法(篆书)的学习，同一个作者不仅在篆刻上有成绩，在书法上也较为出众，成为伟大的篆刻家理应是书法与篆刻的相通与相融。

关于上海篆刻的实力以及在全国的地位问题。前面已讲过“半壁江山”之说，笔者以为上海篆刻过去是，现在可以是，但未来未必是。但是，“在海纳百川的渗透之下，相信上海的篆刻高地是会永远存在的。”这是《美术报》首席记者蔡树农先生在为上海作者鼓劲，我们还是要相信未来。

关于上海篆刻的发展路径问题。历史总能给人以展望未来的启示，启示在带给希望的同时，也在时刻提醒着我们。南京的徐利明教授在发言中三次提到江苏、浙江与上海之间的关系，他没有那么直接，却道出了一个真理：创作需要互相渗透，互相影响。笔者认为未来上海篆刻的发展路径，如果从作者的成分看，将会有“四路”大军同台上演：师承一路、海飘一路、学院一路、社团一路。当然，不管是什么路径进入，找到自己、守住自己，才是上海篆刻家的必须。

■文人尺牍（二十八）

沧桑

——庄蕴宽致陆稼轩

作为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书法家，庄蕴宽确实应有一席之地。可惜二十年前孙洵先生编著出版的《民国书法史》中，“庄蕴宽”只是保留了名录，未有一字的介绍，这实在是大大委屈了他。同样是革命元老，书中介绍的如廖仲恺、徐世昌、林森等，书法皆应在庄蕴宽之下。至于蔡元培、柳亚子、郁达夫这样的名人，那是因为文坛的名气和影响，若是纯以书艺论，那更是不可以道里计。且看庄蕴宽的这页小手札，寥寥数语的几行行草书，写得非常自然随意，笔致圆浑，点画古拙，虽是二王书风的一脉，然就此尺牍体而言，似更接近于《祭侄稿》《争座位帖》一路的颜体书风。而写一些大字对联或榜书，庄蕴宽则熔南帖北碑于一炉，放旷阔肆，不拘绳墨。民国镇岳《庄蕴宽外传》中曾言：“武进庄氏，有书名，多写北碑，更出己意，融隶笔于北朝。沉雄飞舞，两极其胜。”可见庄蕴宽作书，受家族的影响，倾心于北碑，参以汉隶篆法，将《石门铭》《郑文公》两种书风结合，跌宕飘逸，朴拙多姿。所以，庄蕴宽的书风似与时人康有为、张伯英有点类似，不过相比较而言，庄的大字比之康张两位，似乎更率性狂野些。

庄蕴宽的书法比较奇肆狂野，说到底其实也是反映他性格的一面。据《庄蕴宽年谱》载，庄蕴宽六岁始入塾，幼年聪颖，慧根早发，他不仅读书能过目成诵，且性格狂狷，不拘小节，不同流俗，“每发议论，惊奇长老”。父亲庄士敏为他取字为“思诚”，即告诫其要慎言也。恰其排行第三，故邑人皆尊之为“械三先生”，这倒亦暗合了金人三缄其口之古训。父亲其实是先为蕴宽的哥哥取字“思潜”，而后再有“思诚”的，因为父亲在对其兄的一封信家书中说，由于视“汝质性浮动”，故“深以为虑，今天特字汝曰‘思潜’，不许再用‘春澍’二字，小予其戒之哉。世方有难，惟厚者或可免祸，能所思所以深潜之故，庶不流于轻佻也。”过去的书香门第，通常谨小慎微，忠厚传家，教育子女，也多以低调行事，诗书自然可以报国，但更多只是自娱而已。庄蕴宽少年时父亲早逝，其后他也与当时的年轻学子一样，走上了科考之路，然一路艰辛，并不顺利。最后一次江阴院试，交卷后庄蕴宽自信满满，掷笔狂言道：此文若不中第一，庄某宁卖屁股，不复来试矣！结果发榜只中了个“副贡”，虽也算取得了等同举人的功名，但远不及自我预期，从此，庄蕴宽果真不再复试也。

说起这次院试还有一则有趣的插曲，正当庄蕴宽文思如泉挥毫疾书时，邻号的一位考生，可能由于答卷时过于紧张，不慎将本来就属拼搭而成的案几碰翻，乍然声响，扰乱了庄蕴宽的思路，庄于是大声呵斥：‘乡下者胡为者？’用我们今天的活来说就是“哪一位乡下人怎么搞的？！”邻座的“乡下者”嗔喘不敢应也。殊不知这位“乡下者”，乃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。虽然庄蕴宽之后也与吴稚晖相识结交，但他始终不知当年呵斥的竟是这位“大佬”也。

庄蕴宽一九二九年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书佐之职退下后，其晚年则回江苏任《江苏通志》编委会总编纂，虽确立选题搜集资料花费了极大的心力，但终因经费短缺而未能成，一九三二年带着些许遗憾逝于老家常州。这对于年仅六十六岁的他实在也算不上大寿也。我想起庄蕴宽曾为盛宣怀写过一挽联为：“小园乐同居，剩有伤心在烟柳；大梦促先觉，不留老眼看沧桑。”庄蕴宽的人生波澜壮阔，历尽风雨，这最末一句若是借来自喻，也算有那么一点贴切吧。

●王德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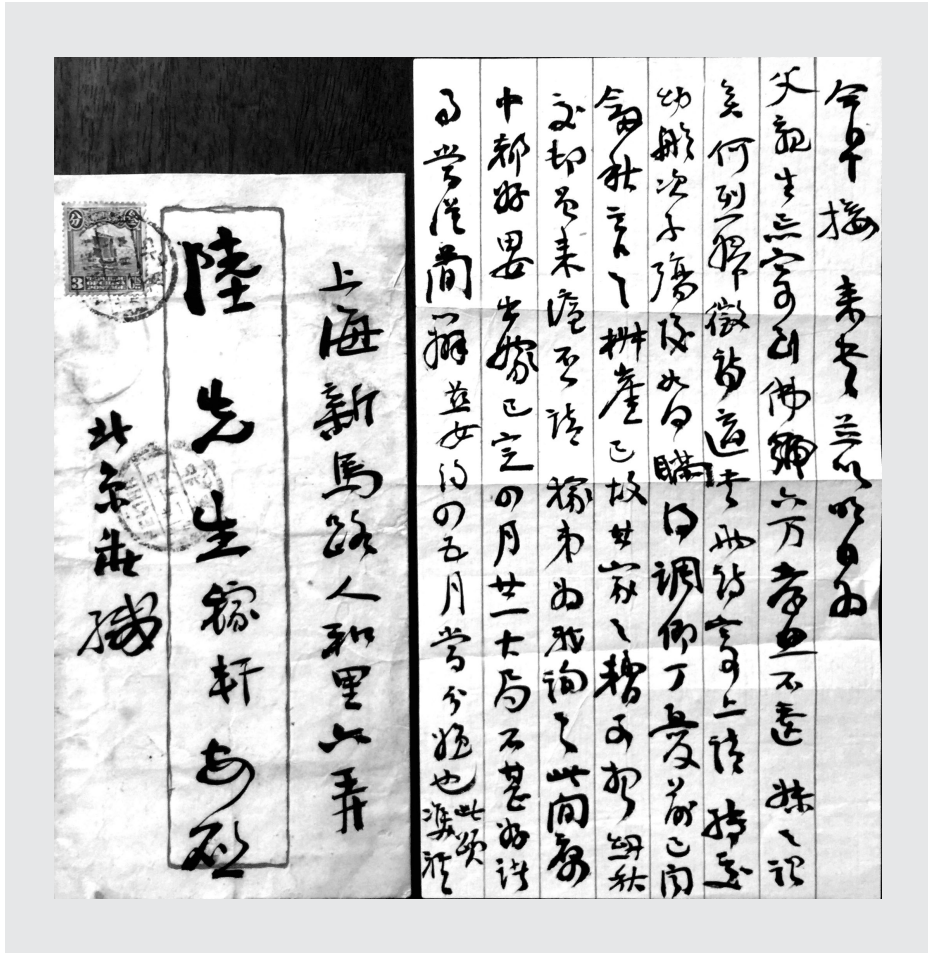
海派书家掀谭(十五)——潘伯鹰

潘伯鹰性格孤傲狂狷，曾被陈巨来称为“十大狂人”之一。1949年以后，潘伯鹰在上海创建私人书室，取名“隋经堂”，据传他为了避开外界闲杂人等的干扰，曾在此张字一幅：“不读万卷书者，不得入此室”，以致后来“隋经堂”成为饱学之士的会聚之所，是当时的“文化沙龙”和名流会聚之所的代名词。现代篆刻大师陈巨来回忆旧日友时，曾刻、潘伯鹰“为人作书写扇，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，已名高高在前者，亦狂态耳”。对于一般文人必不可少之文房用具，潘伯鹰却考究至极，除常用毫管以外，还屡用竹笔作字，以求异趣；墨则从不用墨汁，晚年特别钟爱湖开文、斐纸多用自印的“玄隐庐”“饮河社”纹纸及朵云轩精印的名家水印墨迹花笺；至于印章，非出自名家之手者不用，最喜用也最常用的便是乔大壮、蒋维乔两人篆刻之印，潘伯鹰认为只有乔、蒋所治之印方能与自己的书法匹俦。掌故大家郑逸梅在其笔记《艺林散叶》中也载：“潘伯鹰有狂人之号，有以所刊之诗集貽彼者，往往鄙薄之，或热讽，或指笔。”潘伯鹰学书较晚，始于四十岁以后，即大约在三十年代末，潘伯鹰开始浸淫于魏、晋、宋、元间。潘伯鹰是近代书坛“二王”书风的积极追崇者之一。著有《中国的书法》《中国书法简论》《玄隐庐诗》《潘伯鹰行草墨迹》等。沈尹默曾题潘伯鹰绝句云：“漫凭俗手遮高眼，肯造精心赴远搜。新样鸳鸯终绣得，金针自度岂他求。”

潘伯鹰(1898—1966)，原名武，字伯鹰，号凫公、有发翁、却曲翁，别署孤云。以字行。安徽怀宁人，幼时在家读小学，1916年随父母到北京入读第一中学，1930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后，又师从章士钊修逻辑学，得其衣钵。原为小说家，《人海微澜》刊于天津《大公报》，风靡一时，影响甚巨，时清华大学教授吴宓推为当世说部第一，并列为学生必读书目，后来由导演郑正秋于

看眼

——庄蕴宽致陆稼轩



再加之一些不熟悉的人名，个别字也颇难辨识，故大致释读如下——

今早接来书，并以明日为父亲生忌寄佛号六万，孝思不匮，妹之谓矣。何烈如征诗，迨书两诗寄上，请转交。幼妨次于殇后如何购得，调卿丁忧前已闻剑秋言之。椒蔗已故，其家之糟可想。幼秋、交御曾来沪否？请稼弟为我询之。此间寓中都好，田女出嫁已定四月廿一。大局不甚好，诸事当从简办。慈女约四五月当分娩也。

此颂双祺！

此信最后未落名款，是否另有一页存疑。也许一页信笺写至末尾，戛然而止也无不好，兄妹夫之间的家信，毋须过多的客套讲究，反正信封上已录有姓款，必不至于张冠李戴也。此信由北京寄至上海“新马路人和里”，根据模糊的邮戳，信发于“二月二十一日”，后面有“十九”的字样，但也不应是民国十九年，因为陆稼轩卒于一九二四年，此函至少在此之前罢。

在我写此小文前，经查阅获知南京好友、书法理论家薛元明兄曾著有《国士无双：庄蕴宽传》，大喜过望，始于想对庄蕴宽先生有更多的了解，忙与元明兄联络以求一睹为快。元明兄在第一时间为我联系，使我及时采访了居住于上海的庄蕴宽嫡孙女庄研女史，并获赠书。书中元明兄对庄蕴宽先生的书法，分析得甚为详尽，他概要提炼出庄蕴宽碑学书法的“率意放浪、夸张奇异、圆浑端庄、缜密流转”等几大艺术风格，且生涩中见流动，古朴中含俊朗，所以他认为庄蕴宽作为近代书坛大家，应该是当之无愧的。读之颇受启迪，也使我对象蕴宽先生的书法艺术，有了较为全面的解读。

若急流奔泻将咽危石。黄氏自己也说“书字自以道媚为宗，加之浑深，不坠佛庸，便是上流矣”。此可见，黄道周书法创作不拘一格和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在实践中完善书法创作的准确审美。

《行书五律诗轴》

明倪元璐 绫本纵130.7厘米横60.3厘米

倪元璐、黄道周及王铎为同年进士，其中倪、黄性格相近，可谓情投意合。反映在书法创作上，观念亦颇多接近。倪、黄两家皆主张书法之作应兼顺道美和浑厚深厚的表现内质，而倪氏更执意要不受人己之囿地自出新意，所以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说出“明人无不能行书者，倪鸿宝(倪元璐之字)新理异态尤多”。倪元璐作书的所谓“新理异态”，首先体现在主要传之于徐文长的“颤笔”运用上。颤笔之妙，在于顿笔停顿着间所显现的徐疾得当的特殊笔意，而这种既传之徐氏又有自家心得的用笔方法，正是倪氏与同辈书家的区别所在。如果说，在结体上黄道周多别以斜势的话，那么倪元璐则取之纵势，加上倪氏结字疏密相间点画多变，自有一种生涩古朴的境界之美。

《草书诗轴》

清傅山纸本纵206厘米横54厘米

晚明移民傅山也是一位气节志士，他精于医道并对先秦诸子亦多有研究，当然造詣最高的还是书法一门。傅山自幼遍临晋唐法帖，尤其对初唐楷书，更是下过很大工夫，间而偶涉篆隶书体。然因性格所致，在熟悉技巧后便多以己意出之，在艺术见解上，更惟我独尊。此孤傲不群的性格颇相象于徐渭，故在创作及创作思想上皆具极其鲜明的个性。傅山尝言书法之道须“手拙毋巧，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之”。在书学上，黄道周从借鉴钟繇和索靖入手，波磔多停蓄少，方笔多圆笔少。故而表现于充满隶意的楷书创作如斯崖峭壁快刀截流，草书创作

（未完待续）

●管继平

不留老眼

——庄蕴宽致陆稼轩

常州旧称毗陵，“毗陵庄氏”乃明清时期的江南著名望族，其世泽之绵长、门庭之兴旺，名人之辉煌，实为世所罕见。大约自明万历以来至光绪年间，代代甲乙榜上有名，出过状元、榜眼、进士，举人不计其数，有“中国科举第一家族”之誉，可谓累世科甲，府第楹楹。当然，数百年前的科甲骄子，今日依然为世人所知晓的，实在鲜有其人。譬如乾隆十年和十九年，庄家的两兄弟庄存与和庄培因，分别考得榜眼及状元，尽管数一数二，也算得上是睥睨天下了，但两兄弟的大名，如今谁还能记得？说来有意思的是，与庄培因同榜的还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进士，之后几百年来倒始终享有大名，那就是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纪晓岚。

近世庄家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庄蕴宽先生，也是大大的有名，集政治家、军事教育家、书法家于一身，当过北洋政府时期的审计院院长，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时期的董事会董事，曾一度主持院务等，然而尽管如此，如今了解他的人还是不多了。庄蕴宽字思诚，二十四岁乡试中“副榜贡生”，后聘为浔阳书院山长，历任广西省平南县长、百色直隶厅同知、泗城府知府以及广东武备学堂总办（黄埔军校前身）等。并邀钮永建、蔡锷赴桂林协助陆军干部学堂，培养出一代名将如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蒋光鼐等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也是他招亲的学生。其早年即加入同盟会，倾慕革命，在广西边防的任上，曾于关键时刻，掩护被清兵追缉的黄兴脱逃。民国肇始，受孙中山、黄兴之特邀，庄蕴宽赴南京受任江苏都督，协助孙、黄佐理军政。其后袁世凯称帝，全国六十位约法会议员，五十九位表态支持，唯庄蕴宽一人以其推翻满清有大功在身的资历，拍案而起，冒死规谏，痛陈帝制不可为，民意不可欺。虽引起袁世凯的勃然震怒而被赶出京城，但从此庄蕴宽亦以其不畏强权的凛然风骨，享誉士林。

也是有缘，前不久在一次拍卖会上，有一批“慧闻室”的旧藏上拍，余欣然前往，幸获庄家两通书札，其一便是庄蕴宽致陆稼轩的一页(带封)墨迹手札。受信者陆维藩，字增生，号稼轩，民国时期著名医儒，佛教居士，与印光法师、胡适亦有交往。陆稼轩是庄蕴宽妹妹庄闲之夫婿，庄闲字繁诗，擅魏碑书法，乃上海第一批文史馆馆员，这“慧闻室”就是庄闲的斋号。庄蕴宽有两个妹妹，皆能诗词擅书画，早年曾联袂举办过书画展。其大妹庄曜孚，字菑史，号六梅室主人，书画兼能，山水得常州南田画派之真传，其夫君陈韬，也是书善诗，喜收藏通鉴赏。子女皆有成就者，最有名的自然是次女陈衡哲与任鸿雋夫妇，陈衡哲是清华留美硕士，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教授，新文化运动中较早的女作家、诗人，夫君任鸿雋，著名的学者、思想家，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、四川大学校长等职。其余还有如陈衡粹余上阮夫哲，陈受皇大任夫妇等，都是学界之翘楚，限于篇幅，无法一一详述。正如文前曾提到的，毗陵庄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，不仅家族直系中名人辈出，与他们有姻亲关系的名人更多，如恽南田、赵翼、洪亮吉、盛宣怀、吕思勉、瞿秋白、吴瀛吴祖光父子等等…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作进一步的查询与探求。

庄蕴宽先生的这一通函札，所书内容多为家事，涉及一些亲友之间的简况，由于庄蕴宽是以行草书札体写之，

《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轴》

明张瑞图 纸本纵142.4厘米横32.5厘米

兴起于明末清初的以张扬个性风格为主调的书法表现一派，大胆突破千百年来传统书写法则，创新实践，直抒性情。此中的代表人物是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和王铎、傅山。

撇开政事人品等诸种因素不论，彼时书坛，张瑞图确可说是别开生面的一位。他的独到之处，首先在于不同常人的用笔方式。古来正统书道向来强调笔笔中锋最忌偏侧之锋，而张氏却一反常态地以扁平书体放纵横扫，其高明之处，正在于其完全出于己意的以折笔寓圆浑的笔调，同样显现了中锋用笔的厚重质感。此外在结体上，张瑞图喜用映带自然、力避平均和稳中见险的结字之法，则使通幅间生机盎然。

因此作为写经，所以笔笔不苟，犹如进士写策一般。这也即所谓少见写经之作以行书或草书书写的根本原因。张瑞图的笔体独特，书风奇异，可谓别具一格。张瑞图作品的根本意义在于，让人们从另一个视角来认识传统书法的运笔之道。

《楷书嘉命辞卷》

明黄道周 绢本纵23.8厘米横230.2厘米

和张瑞图绝对不同的是，黄道周是位极富书气的刚正不阿之士，同时也是位饱学之士。他的书法以行草书和小楷书最为擅名。有评家说他“行草笔意离奇超妙，深得‘二王’神髓”，又说他“楷格道媚直逼钟王”，皆不无在理。从传统眼光看，书法之道的用笔和结体之论，理应有一个相对固化的技法规范，而富有新意但笔笔入古的黄道周的“笔意离奇”和“深得神髓”，正是他越出规范而不失矩度的超人之处。在书学上，黄道周从借鉴钟繇和索靖入手，波磔多停蓄少，方笔多圆笔少。故而表现于充满隶意的楷书创作如斯崖峭壁快刀截流，草书创作

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述略(十)

◆刘一闻